



## 参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有感



最近因为一个美国老奶奶搞得大家心烦意乱,那天都已经很晚了爸爸妈妈还在手机上关注老奶奶的动向,说她要

我们的宝岛——台湾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爸爸很生气,说她的行为就是赤裸裸的挑衅,是不尊重我们中国主权的行

今天我们来到台儿庄大战纪念馆,共同重温抗战历史,一起追寻红色足迹。进入纪念馆后我感觉心情十分沉重,因为我看到墙面上有“上海沦陷”“天津沦陷”“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”“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”“杭州沦陷”“济南沦陷”“南京沦陷”等字眼。我知道“九一八事变”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,而“卢沟桥事变”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,是想占领我们的国土,取而代之。这都是我从小姨的《中国历史》这本书里读过的。

继续前行,我看到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,一把把生锈的大刀,一件件破旧的衣物,一个个了不起的英雄……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展馆内视频的介绍,我仿佛看到了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的场景,感受到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捍卫民

族尊严,誓死保卫国土的决心。老师说台儿庄大战是在1938年的4月开始,是在南京大屠杀后,我不敢想如果这次大战没有胜利我们枣庄地区会变成什么样子,战争太可怕了。

紧接着我们小记者团来到了“台儿庄大战战地纪念馆”,老师带领我们读了前言,“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,是前进的号角手,是历史的见证人。抗日战争中,我国的战地记者心存大义,穿行在烽火硝烟中,为民族解放和独立做出了无私的奉献。”是啊,正是有了这些不怕牺牲的战地记者,才有这一篇篇带着烽火硝烟的电讯稿,才有这一张张记录写实的历史照片。

通过一上午的参观学习,我有许多感悟,我要铭记历史,缅怀先烈,也要珍爱和平,努力前进。我要向这些伟大的战地记者们学习,做一名记录生活和学习的合格小记者。也要向这些英勇的革命战士们学习,不怕困难,勇往直前,做一名爱学习,爱劳动,爱祖国的优秀少先队员。

小记者 刘晨一  
指导老师 梁洪彦  
峄城区匡衡小学一(5)

## 乞巧节

小朋友们,你知道什么是“乞巧节”吗?

“乞巧节”,又叫“七夕节”,时间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,七夕节最初是单身女性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的节日。在节日期间,人们拜织女祈福、穿针乞巧、晒衣晒书。在七夕节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。

传说在很久以前,有一个苦命的孩子叫牛郎,从小父母双亡,和老牛相依为命,老牛很有灵性。有一天,织女和一群仙女下凡游玩,老牛劝牛郎去取织女洗澡时放在岸边的衣服,织女便做了牛郎的妻子。婚后,他们男耕女织,生了一儿一女,生活十分幸福。不料天帝得知此事,勃然大怒,让天兵天将下凡押织女回天庭受审。老牛不忍他们妻

离子散,于是让牛郎挑着儿女披上自己的皮飞上天去寻找织女。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,王母娘娘忽然拔下头上的金簪,在天空划出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。牛郎无法过河,只能隔着天河与织女遥遥相望。织女的泪水滴落在喜鹊头上,喜鹊读懂了织女的心事,和同伴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拱桥,让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。王母娘娘无奈,只好允许牛郎织女每年七月初七会面一次。妈妈说她小时候还趴在葡萄架的下面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呢,不过啥也没听到。

爸爸说实际上“七夕”并不是“中国的情人节”,七夕这天应该是牛郎织女和儿女见面,全家团聚的节日。你觉得呢?

小记者 刘晨一  
指导老师 梁洪彦  
峄城区匡衡小学一(5)



## 暑假“神兽”在家麻烦多,教育孩子的尺度如何把握?

# 吼还是不吼,罚还是不罚? 这是个“世界性难题”

### 挪威

对孩子的“爱与罚”为何这么讲原则?

挪威语中保留了一些“活化石”,泄露了消失已久的体罚手段:拧耳朵、用树枝抽、揪头发、打屁股、关在门外等等。说久也不久,到1972年之前,打屁股、拧耳朵这些管教孩子的手段还是合法的。

1972年后,法律条文里关于父母管教权的条款被取消;1987年,儿童法里有了新规定:“轻打手掌或者穿着裤子的臀部作为一种即时反应是可以接受的,但揪耳朵或者其他比这更过分的惩罚是不被允许的。”看来,揪耳朵是一道分界线。2010年这道分界线也作废,再次修订的儿童法明确指出,对于儿童,任何形式的暴力使用都不可接受,不管是不是发生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,孩子们的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。

索马里女子阿米娜有四个儿子,分别11岁、10岁、5岁和4岁。两个大孩子在索马里战乱里出生,小的两个在挪威出生。其中一个儿子说“妈妈打人”。尽管幼儿园老师上庭为阿米娜说好话,说她是个好妈妈,阿米娜还是失去了四个孩子的抚养权,并和儿童福利局打起官司。

树波(现居挪威)



### 荷兰

吼了孩子两声,会被当地儿童保护部门约谈

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当地政府的青少年儿童保护部门调查——他们怀疑我对儿子有暴力行为,虐待儿童。对于这种无稽之谈我是百口莫辩,还要老老实实配合。

事情的起因,是有一天儿子上学时无意在老师面前说起妈妈平日在家对自己吼叫。老师瞬间警觉,追问他:“你妈妈会打你吗?”无知少年脱口而出:“她吼叫起来的时候很厉害,我怕她会打我。”就这样,班里老师报告了学校社会安全员,安全员报告给了市政府青少年儿童保护部门,紧接着我被约谈。

谈话那天,在学校的安全管理办公室,一张圆桌,五人围坐,所有人都和蔼地看着我,每个人脸上都明明白白地写着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,气氛诡异至极。想到反正我也没有打孩子,孩子身上更没有任何伤痕,我料想他们一定也不能把我怎么样,我也就敬而不畏地开始和他们周旋。随后我又被约谈了两次,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这场“闹剧”。几次无果后,我只好认清形势,乖乖接受教育。

荷兰的教育理念认为,从国家层面来讲:孩子是社会的,即使父母也不能伤害他们;从家庭层面来看,哪怕家长不认可孩子的想法,但仍然选择尊重孩子。比如大部分荷兰家长是不会逼迫孩子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。有这样的指导思想,他们就不会对孩子大呼小叫。

或许文化背景、社会规则和人文环境是导致我们不同的因素,这个话题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。如何在这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上寻找平衡点,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。

李婷婷(现居荷兰)

### 美国

中美家庭在教娃这件事上怎么做到“和而不同”?

我在中国长大,八零后。人生中唯一一次被罚跪的记忆,还是因为学前班时被老爹发现了我请同学帮我写作业。至于娃爹,出生在美国保守的基督徒军队家庭,虽然被打屁股倒是家常便饭,但一般是基于纠正行为和生活习惯,跟学习好坏关系不大。我们两个南辕北辙长大的人,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,慢慢学会了“和而不同”的道理。

说来惭愧,一般我开始吼娃的时候,都是我自己心血来潮开始收拾房间的时候,这往往让我血压直线上升,因为开始不断在匪夷所思的地方发现匪夷所思的东西,脑袋中那根弦啪地断了,开始冲娃娃们喊:“快点给我收拾好!立刻马上赶快!”然后就看到噤若寒蝉的俩娃东奔西走。

疫情开始后,娃娃们长达一年在家里上网课,娃爹由于幸运地可以在家办公,于是责无旁贷地接手了当家奶爸的光荣任务。他有一天表情复杂地告诉我,“你曾经跟我说,吼完娃后,就像经过了一种发泄净化,整个心灵都疏通了。我当时想,这是什么烂理由。然而可怕的是,在我吼完娃后,真的心情好多了!”

做父母,是一场共同的修行。我们想要孩子能够更加无私更加有爱心,我们也需要孩子能面对自己真实的负面情绪,能够拥抱它,也能够与它和解。

小裴(现居美国)

